

重溫上次學習的內容。

上次講到「彼《論》中廣說」，也就是說，在《大乘莊嚴經論》當中，針對建立「大乘是佛說」的第一個理由——「不授記」，有進一步詳細的說明。

前面講到在《莊嚴經論》當中，本身針對建立「大乘是佛說」的第一個原因，叫做「不授記」。也就是說，如果大乘是一個為了壞滅正法的人所杜撰的話，那麼照理說，佛在世的時候就應當「授記」這個事：「我在涅槃之後，會有什麼樣的人，他會自己杜撰一部經，然後就說這個叫大乘，這個是佛說的。」

若大乘真是虛妄偽造，這樣重大的事情，佛怎麼可能完全不預言呢？如果大乘經典真的是有問題的、是非佛所說的，那在當初佛應當要授記這個事。可是事實上，佛並沒有授記。

佛陀對於未來許多會發生的重大、可怖之事，都授記了；但關於佛法流通與正法存亡這麼重要的事情，佛怎麼會不授記呢？因此，根據佛並沒有授記、並沒有預言這個事情，我們就可以反過來了知「大乘是佛說的」。

接著，《莊嚴經論》當中又進一步針對這個「不授記」提出另外的探討。那麼在《莊嚴經論》當中就講：「諸小乘人云：『佛無功用捨，故不說。』」也就是說，當時有小乘佛弟子提出另一種解釋：「佛無功用捨故不說。」佛之所以沒有預先授記、沒有預言這件事情，並不是因為沒有這回事，而是因為佛「無功用捨」。所謂「無功用捨」者，佛本身他就沒有起任何的分別作意，他就把該說的事情捨棄不說了。《莊嚴經論》當中既然有講出這個內容，代表當時有小乘的佛弟子持這樣的意見，認為佛他不授記、不預言是因為「捨棄」這個事。

然後，窺基大師接著就解釋說：「謂佛不作意觀，不記後有大乘者。」也就是說，佛他並沒有起分別作意來觀察未來會發生的事，因此這時候他就不會去授記說，將來會有人為了壞滅正法，然後就寫出一部大乘經。代表佛他在世的時候，就沒有起對未來會發生的這種事作意觀察，因為沒有作意觀察，所以他就不授記這個事情。

也就是說，小乘論者提出一個新的主張：佛不授記不等於沒有這樣的事，佛不授記是在於他當時就是沒有起分別心去觀察，所以就不授記，等於是將這件未來可能發生的事「捨而不說」。以上便是上次上課的內容。

窺基大師就說：「於彼復言」，也就是說這一段內容還是《莊嚴經論》對於上一段的反駁。「彼」者，即是指《莊嚴經論》。在《莊嚴經論》當中，又進一步如此的宣說，以反駁小乘的人認為「佛不授記是因為無功用捨棄」的這種說法。

然後《莊嚴經論》世親菩薩他就反駁說：

「佛有三因，何故不記！」佛有三個原因、有三個理由，如何會不記別、會不預言這個事

情呢？世親菩薩的立場非常明確：佛一定會授記，也一定能預知未來將發生的事情。

三個原因、三個理由，首先第一個：

「一、無功用智恆起現在前（即慧、天眼所見）。」

小乘的人認為，佛已經進入「無功用捨」的狀態。，這個「無功用捨」就是說：我這時候心也都沒有起任何的想法、沒有起任何的分別。就好像說，有時候我們人可能在某一個時間，心好像放空了，所以雖然有人在跟你講話，那你應當回答；可是因為你這時候心不在焉或者心放空了，所以你本來應該回答，卻沒有回答；或者原本應該去做某件事情，結果卻忘記了。這種情況，就相當是「無功用捨」的意思。小乘的人認為說佛無功用捨棄了，所以他就沒有記別。

現在世親菩薩就反駁說：這是不對的！

佛是無功用的智慧「恆起現在前」的。這個無功用的智慧，是指佛從入八地菩薩開始，就沒有刻意的加行與功用。可是，即使沒有加行、沒有功用，他卻依然能夠讓他的智慧恆常現前。這裡所說的智慧，包括根本智與後得智。

換句話說，在八地之前還有功用，菩薩若要現起某一個智慧，仍須刻意的起心動念、起心的分別；可是一旦入八地之後，在沒有功用加行的狀態之下，他的心都恆常有智慧現前的，一直到成佛都是如此。

因此你說「佛無功用捨棄不說」，這不對。佛雖然處於無功用的狀態，可是實際上智慧是恆常出現的。只要有智慧出現，對未來將會發生什麼事情，佛一定會知道的、一定會了知。

也就是說，佛在一剎那的心念之中，他會全然知曉三世一切的事情。佛並不像凡夫一樣，若想知道過去發生的事情，還要去翻歷史、查資料、找新聞，才會了知什麼朝代、多少年發生什麼事；假設找不到資料，就不知道了。佛的智慧在一念當中，就能夠知過去無始劫以來的一切事；同樣的，對於未來，乃至盡未來際將會發生什麼事情，佛也是在一念之間就能夠知道。僅憑佛的無功用智慧，他就能夠在一念即知一切事情。既然如此，怎麼可能因為所謂「無功用捨」，就變成對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完全無所了知，甚至無法授記呢？不會的！

接著，窺基大師又進一步對這個「無功用智恆起現在前」補充說明：

「（即慧、天眼所見）。」

因為無功用智，除了無分別智，當然還要加上後得智。以無分別智來講，就相當於五種眼當中的「慧眼」；「慧眼」代表無分別智、根本智。

除了「慧眼」還包括「天眼」。所謂天眼，若從神通而言，就是指能夠見未來的「天眼通」。若以「天眼智通」來說，不光是天眼通，裡面還有後得智。

因此，無功用智相當就是佛的慧眼跟天眼。他能夠由慧眼跟天眼見未來，因此假設未來真的有一個人為了壞滅正法而杜撰大乘經的話，難道佛會不知道嗎？佛肯定會知道的！因為佛的慧眼、佛的天眼是恆常現前的。

因此，這裡窺基大師解釋說，所謂「無功用智」，就相當於佛的慧眼與天眼。

佛能夠以慧眼與天眼照見未來。既然如此，假設未來真的有人為了破壞正法，而故意杜撰大乘經典，難道佛會不知道嗎？佛當然一定知道。因為佛的慧眼與天眼，是恆常現前、從不間斷的。同樣地，若從知過去而言，佛除了慧眼之外，也具有宿命通，而且也是恆常現前，因此能遍知過去之事。

這是第一個原因。

因此你說「佛捨棄了」、「佛沒有觀察、沒有分別作意，因此就不能夠知道將來發生的事」，這樣的說法並不成立。佛恆常都會有無功用智，恆常都會有天眼現前的，他一定能夠隨時知道將來發生的事。

其次第二個理由：

「二、恆作正勤守護正法。」

也就是說，佛恆常都會發起精進，來守護正法。

並不是說佛成佛之後，就已經無事可做了。我們在讀經的時候，都會看到佛講完經都會有一個「囑累品」，然後就交代這些弟子——包括聲聞眾與菩薩眾：「你們將來要結集經典，要來流通正法，要守護正法。」

尤其許多大乘經典裡面，都能看到類似的內容。譬如佛會囑咐阿難尊者：「你要將佛說的話記住，不要忘失。」然後又會對諸菩薩說：「你們誰要護持正法？各自出來發願。」像《法華經》、《華嚴經》等許多經典，都有這樣的內容。

連菩薩都能發起精進要守護正法，為了守護正法不計任何代價，要在世間中努力學習正法、修學正法，然後弘揚正法。那麼，對正法的愛樂，又有誰會超過佛呢？沒有的！因此，佛對正法的守護，其態度必然是更加堅固、也更認真。

既然如此，假設未來真的有人為了壞滅正法，而杜撰大乘經，佛為了維護正法，難道會默然不吭聲、什麼事都不說、毫無作為嗎？這是不合理的。佛理應要先出來預言這個事情，然後提醒弟子們加以防範：「未來會有這樣的事發生，你們要多多注意。」

所以第二個原因在於，佛既然要守護正法，他就一定會「授記」。可是佛沒有授記，代表大乘經並不像你們說的，是為了壞滅正法而杜撰的。

其次，第三個理由：

「三、知未來智無有障礙。」

也就是說，佛的智慧對於未來一切事情的了知，是毫無障礙的。

這一點與前面所說的「無功用智恆起現在前」是有一點相似。不過，窺基大師大師本身有補充，無功用智就是「慧眼、天眼所見」。如果把它做一個區別的話，知未來的智慧相當是「天眼」，比較偏向通達未來之事；然後無功用智相當是「慧眼」，比較偏重於根本智恆常現前。假設這樣的話，那這兩個原因就不重複。

「無功用智」代表佛恆常都會有一個根本智、後得智不斷地現前。就好像說，我們這個手機一直開著，你就能夠接收訊息；電腦一直開著，就能夠作業不斷。你說佛什麼時候智慧有在關機嗎？沒有的，他隨時都有智慧現前，因為智慧從不停擺，而且佛本身又沒有功用。那第三個就是說，佛本身他的了知、通達未來一切事的智慧是沒有障礙的；未來會發生任何事，佛一定會知道，不會有不知道的情況。

所以，第三個理由則更進一步指出：佛為何會不授記、不記別呢？你就想像，站在佛的立場，我既然知道未來會有這個事情發生，既然我要守護正法，那我怎麼可能不預先防範、預先記別？

所以，接著這段最後一句：

「如餘可怖事，何故不預記！」

好像其他種種令人可怕的未來之事，佛尚且都會預先授記。例如，未來正法滅盡的時候會發生的事情，還有很多像人壽三十歲、乃至十歲的災難等，佛都會授記了，都會預言這些事了。那麼假設有人真的有心要壞滅正法而杜撰大乘經的話，怎麼會不預先記別呢？

所以這一段等於是反駁小乘人說的：「佛因為沒有作意觀察，就捨棄這個事情，就不記別以後會有大乘者杜撰大乘經壞滅正法。」

這一段內容，正是《莊嚴經論》中，世親菩薩對小乘論師相關質疑所作的反駁。

好，接著窺基大師告訴我們：

「彼《論》雖無文，傳小乘難：」

這個「論」就是指《莊嚴經論》。《莊嚴經論》雖然沒有進一步針對這個事情做敘述，並沒有以下將要講得的這一段內容，可是「傳小乘難」，這個「傳」就是「傳聞」的意思。

也就是說，窺基大師他當時可能曾聽聞，乃至從玄奘大師那裡得知，當時印度佛教界在「大乘非佛說」與「大乘是佛說」之間，彼此辯論、攻防的相關內容。我們上次有講過，玄奘大師他在印度最後要回國之前，曾經針對小乘的論師所做的《破大乘論》來反駁，因此玄奘大師就有寫一部《制惡見論》。所以玄奘大師應當相當了解小乘誹謗大乘，以及該如何去反駁小

乘、駁斥小乘這些相關的事情。

因此窺基大師便說：「傳小乘難。」也就是說：「我聽來的，我有聽聞這樣的一種傳說、這樣的一種流傳的說法、這樣流傳的辯難。」那麼，小乘的佛弟子他又提出了什麼樣的問難呢？

因為我們這個地方強調的是「佛沒有記別，因此大乘是佛說」，所以這個時候小乘的佛弟子就提出質疑了、提出反駁了。

那麼小乘的人怎麼樣反駁呢？

「佛亦記已。如《經》說言：『師子中蟲，自食其肉。』即住法內，自說大乘，惑亂正法。豈非師子之蟲自食肉也！」

「佛亦記已」者，佛實際上有授記了，佛實際上是有記別這個事情。你說佛沒有記別嗎？不對，佛有記別了！那麼他就說，佛怎麼記別呢？「如《經》說言：『師子中蟲，自食其肉。』」

小乘人就講了：「好像在經當中有講：『獅子身中的蟲，自食獅子的肉。』」這句話我們很熟悉。所謂「獅子身中的蟲，吃掉獅子自己的肉」，往往是在說：佛法的敗壞，不是來自外在的力量而是來自內部，外道它是無法敗壞佛法的；乃至未來所謂的末法時代，佛教也好、正法也好，它會敗壞的原因都是源自於內部——佛弟子或者說出家弟子本身的問題。

當未來的佛弟子已經不再修行，開始追逐名聞利養，不行慈善，甚至造惡，乃至彼此鬥爭，導致最後佛教、佛法的衰敗。因此佛才說：「獅子中蟲，自食其肉。」

這件事，在很多的經當中都有提到。其中有一部經，名為《阿難七夢經》。經中提到，阿難尊者有一次在睡夢之中，夢到七個景象。其中第七個夢，他夢到說有一隻獅子王，那麼這隻獅子王他後來死掉了，可是因為他是獅子，雖然牠已經死掉了躺在那邊，但其他的野獸因為仍然害怕獅子，也不敢靠近。後來，獅子身上就生出了蟲。那些蟲，從獅子身上長出，長出蟲之後就把獅子自己的肉也吃掉了。這個是阿難尊者所做的七個夢當中的第七個。

那麼這個阿難尊者他醒來之後，就把他所夢見的事一一地跟佛報告，並請問佛：「為什麼會夢到這個事情呢？」佛本來不講的，但阿難尊者再三請問，佛才逐一解釋第一個夢代表什麼、第二個夢代表什麼，乃至第七個夢代表什麼。而這七種夢境，實際上都是對未來佛教情況的預言，主要是在說：未來的佛教內部、出家修行人之中，將會出現種種問題——大家都追逐名聞利養、都相互鬥爭、都造惡業、都犯戒種種的等等，最後導致整個僧團沒落衰敗。

所以，「獅子身中的蟲，自食其肉」，就是在比喻這個弟子本身不修行了，轉而追逐名利、彼此鬥爭、造惡業等等，最終導致佛法的衰敗。所以說，佛法的衰敗是出自於內部，非外道、外來的力量有辦法讓佛法衰敗的。這在大小乘的經當中，都有相關的典故敘述。

因為這個典故在大小乘經典當中都廣為人知。於是，小乘佛弟子就拿這件事來說：「佛有

授記了，佛當初也有預言了。」佛當初說：「獅子身中的蟲，自食獅子肉。」就是在預言未來佛法內部將出現破壞正法的人。

小乘論者就提出佛當初講這個話的意思是：「即住法內，自說大乘，惑亂正法。」

小乘的佛弟子就把佛講的這件事指向大乘、推給大乘。小乘論者就說，佛講這個話也就是在指，「住法內」，有人身在佛法之中，然後卻自己另外宣說大乘、自己杜撰大乘經，用這個方式來惑亂正法。

小乘佛弟子便認為：「佛當初講獅子中蟲自食其肉，其實就是在講你們大乘！就是因為你們這一群大乘杜撰佛說的法，把佛的正法搞壞了、搞亂了。『豈非師子之蟲自食肉也！』——難道你們這個行為，不就是佛當初說的『獅子身中的蟲，自食其肉』嗎？」

這一段內容，雖然在《莊嚴經論》裡面並沒有提到，可是窺基大師告訴我們這是他所聽來的。很可能他是聽玄奘大師講的。也就是說，當初在印度，大小乘之間的這種爭執、辯論中，就有小乘的人拿「獅子中蟲自食其肉」這段經文，作為對大乘的攻擊。因為這件事是佛說的，也是佛對未來佛法正法的走向所做的一種預言；所以小乘的人就拿佛說的這句話，把它套在大乘的頭上，然後就說佛當初講這個話，其實就是在指你們大乘，你們大乘才是屬於佛說的「獅子身中的蟲」。以上是這一段的意思。好，那麼底下就是窺基大師要針對這一段反駁了。

窺基大師就駁了：

今應難言：「世尊何故不預分明顯記：『我滅度後，有某甲比丘等，說壞正法，名為大乘。』而總說言『自食其肉』。」

「今應難言」者，我們要如何來質疑這一段小乘的問難呢？要怎麼樣來反駁小乘所提出的這樣的看法呢？應當這樣來反駁：「世尊何故不預分明顯記：『我滅度後，有某甲比丘等，說壞正法，名為大乘。』而總說言『自食其肉』。」

假設佛所說的「獅子身中蟲，自食獅子肉」真的是在指大乘的話，那問題來了，佛為什麼就不預先很明顯地就把它講出來？何必要用這樣隱晦的形式方式來說呢？佛大可以很明顯地講嘛！就實實在在的講：「我滅度之後，將會有一個某甲比丘，或者有哪個佛弟子，宣說毀壞正法的內容，而把它稱作大乘。」佛為什麼不分明地講出這個事呢？既然未來真的有人杜撰大乘經、要壞滅正法，佛就應當很分明地去宣說這個事、去預言這個事情就好嘛！然而佛並沒有這樣做，反而只是總略地說「獅子身中蟲，自食獅子肉」——佛為什麼只是以很總體的、很不明顯的、很隱晦的方式來說呢？就直接分明講出來嘛！

因為佛具有了知未來無有障礙的智慧，若未來真的有人會毀壞正法、杜撰大乘經，那麼佛理應能清楚知道那個人是誰、叫什麼名字、住在哪個地方，以及他如何毀壞正法、如何杜撰

大乘經；整個過程，佛都應當可以很清楚了知。既然如此，直接講出來不就好了！何必只是不明顯地說「獅子身中蟲自食其肉」呢？

所以，你們小乘以「獅子身中的蟲自食其肉」這句話來責怪我大乘：「這個就是佛當初對壞滅正法、杜撰大乘的一種預言。」這樣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，事實並不是如你們所理解的那樣。

所以這一段等於是說，窺基大師提出反駁：如果你認為「獅子身中蟲自食其肉」是在講我們大乘的話，那佛當初理應很明顯地把它講出來就好了——究竟是誰為了壞滅正法宣說大乘。如今佛卻用這種比喻的、不明顯的形式來講，可見這段話並不是在講我們大乘。

其次呢，窺基大師又要建立一個邏輯推理。

應立量云：「『師子中蟲，自食其肉』教，非定授我記，不分明記故，如記汝『驢披師子皮』教等。」

「應立量云」者，針對這個事，應當來建立一個完整的推理邏輯。那麼這個邏輯應當怎麼去建立呢？

首先，如果各位還記得，我們之前講過，佛教因明的推理形式，主要包括有宗、因、喻三個部分。

那麼首先什麼叫「宗」呢？

「『師子中蟲，自食其肉』教，非定授我記」這句便是宗。

也就是說，「獅子身中的蟲自食其肉」這件事，包括說阿難尊者他夢見的內容，而且很多的經也都有提到，所以說這確實是佛曾經講過的一個教法。但是，這個教法並不一定是在授記我們，「非定授我記」。「非定」者，不決定，也可以理解為否定的意思。你說「獅子身中蟲」這個佛說的事情是在授記我們大乘嗎？是在講我們大乘是獅子身中蟲嗎？不對的，不是的。

為什麼呢？這個「因」是什麼？

「不分明記故」這句便是因。

也就是說，我提出「獅子身中蟲」不是在授記大乘的原因，就是因為佛當初並沒有很分明的記別。如果真的是獅子身中蟲的話，佛大可很分明的講出：「好吧！我滅度之後，到了什麼時候會有某個比丘，他叫什麼名字，然後他為了毀壞我的正法就杜撰大乘經。他寫出大乘經的目的就是要壞滅我的正法，因此將來你們如果碰到有什麼什麼大乘經的話，不可信，不要管他，不要去學習。」佛大可分明的記別這個事情。

可是佛「不分明記故」，這個「故」就是原因的意思。正因為佛並未作出明確的記別，所以「獅子身中蟲」這個譬喻，不是在授記我們大乘的。這是我提出的主張，什麼原因呢？因為

這不是一個分明的記別——這樣的記別、這樣的授記並不分明也不明顯。

佛當初說「獅子身中蟲」這個譬喻時，只是泛指未來的佛弟子不修行，反而追逐名利、造作惡業、不學習正法，甚至顛倒宣說佛法，最終導致正法敗壞。佛當時只是這樣講，並沒有分明說是大乘還是小乘。因此要了解，既然佛沒有明確說明，這就不能算是分明的記別。你不能够把佛所說的「獅子身中蟲」，直接就要套在我大乘的頭上，給我貼上「我們就是佛說的『獅子身中蟲』」這個標籤。

接著談到佛教邏輯——因明的三支作法。前面已說過宗、因，第三個就是「喻」，也就是比喻。

那麼這個「喻」是什麼？因此窺基大師就說了：

「如記汝『驢披獅子皮』教等。」。

窺基大師，在這裡就有一點狠，他等於是反過來用另一個比喻：「佛當年其實早就有授記過你們小乘，授記你們小乘是『一頭驢披著獅子的皮』。」這段內容出自《地藏十輪經》，裡面就提到：未來有一類眾生，心性惡劣、言語粗穢不堪，本身是愚癡可是卻有「聰明」——愚癡即是指他不了知事理、沒有智慧；聰明即是指世間的這種聰明而已——既不奉行十善法，反而廣造十惡業，並且貪著於眾生對他的利養、恭敬、稱讚，同時還有很強的嫉妒心。

也就是說，未來將有一類眾生，他的一切所作所為，都是為了追逐名聞利養、追逐被人家稱讚；此外，他們的內心是惡毒的、沒有慈悲心、也沒有慚愧心，還喜歡去損擾他人。然而，這樣的人卻會刻意裝成大乘修行者。他為了欺騙眾生，自己聽聞大乘法，也教別人聽大乘法；自己讀誦大乘，也教人家讀大乘。甚至還會自稱：「我是大乘行者。」可是他做這件事，難道是為了利益眾生嗎？不是的，他是為了要追求名聞利養。因此，這樣的眾生他自己就偽裝成在弘揚大乘，利益眾生，可是實際上，他不是要利益眾生的，卻只是為了要追求名利。而且這類眾生，甚至還會排擠其他真正有修行的佛弟子。

然後針對這類眾生，接著佛就講了一個比喻，他說：好像有一頭驢，牠身上就披著獅子的皮。當牠身上披著獅子皮的時候，他就自以為自己是一頭獅子。有人遠遠看見了，就以為真的是有一頭獅子在那邊；可是等到這頭驢叫出聲音之後，大家才知道被騙了，原來只是驢而已，不是獅子。接著，佛說將來有些佛弟子，會偽裝成大乘，把自己包裝成是一個大乘修行者、是一個菩薩，然後去欺騙眾生。雖然把自己包裝成大乘菩薩，實際上所作所為卻不是菩薩的行為，都是在追求利養恭敬，都是在行損惱他人的事。佛在《地藏十輪經》當中，就有講到「驢披獅子皮」這樣的一個譬喻。

接著，窺基大師他就不客氣了，他說：「既然佛曾經說過『驢披獅子皮』，那麼恐怕這正是

在授記你們小乘！」窺基大師認為「驢披獅子皮」其實就是在講小乘，是小乘被佛給授記了。佛是在說將來你們小乘的佛弟子會偽裝成大乘，因為你們其實不是大乘，所以才需要偽裝成大乘。你們並不是菩薩，並不是真正的大乘行者，是包裝的。你們不過是一頭驢而已，還要偽裝成獅子，等到你們叫出聲音之後，就被看破手腳——原來是驢，不是獅子。所以說，佛當初授記「驢披獅子皮」這件事，恐怕是在講你們！

因此窺基大師他就建立這個宗、因、喻的推理：所謂「獅子身中蟲」的授記不是在講我們（宗）；因為佛講「獅子身中蟲」的時候，他並沒有說蟲是小乘或是大乘（因）；可是佛另外在講「驢披獅子皮」的時候，很明確的是在講你們（喻）。

所以，這一段主要是在說，窺基大師用「『獅子身中蟲』那個蟲不是在講我們」這個主張來駁小乘論者；因為當初佛講「獅子身中蟲」的時候，並沒有指定是誰，所以你不能夠把這個標籤貼在我身上；反過來看，佛講「驢披獅子皮」的時候是說，有某一種佛弟子不是大乘卻要偽裝成大乘，既然不是大乘，那當然就是指小乘——也就是說，假設他本來就是大乘，何須偽裝呢？就是因為他非大乘才要偽裝成大乘，而偽裝成大乘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得到眾生的利養恭敬。佛講「驢披獅子皮」，「驢」是指非大乘的佛弟子，「披獅子皮」就是指偽裝成大乘。那這難道不是在講你們小乘嗎？

所以說窺基大師他就用這樣的邏輯推理，來反駁說「獅子身中蟲」不是在講大乘，反而是在說你們小乘。

接著，窺基大師又進一步說：

「此義寧知非授汝記！責『謗大乘』，名為『自食』。又汝非我，我不非汝，汝為『自食』。」

「此義寧知非受汝記」，這句話中的「寧知」，是一種反問句，並不是真要問對方什麼事情，他的意思就是說「哪裡知道」、「誰能知道」。因此，這句話也就是說，你怎麼知道「獅子身中蟲」這個道理不是在講你們小乘？！不是在授記你們小乘？！

因此窺基大師接著說：

「責『謗大乘』，名為『自食』。」

佛雖然當初講「獅子身中蟲」並沒有指定是誰，雖沒有指定是誰，那麼哪裡知道不是在講你們小乘呢？為什麼這樣說呢？「責『謗大乘』，名為『自食』」；或許佛當初在講「獅子身中蟲」的時候，他就是在責備你們這些小乘人會毀謗大乘，就是因為你們有這種毀謗大乘的行為，所以才叫做「自食」。

因為佛法的敗壞是源自於內部。你們本身身為佛弟子，結果你們卻將佛說的正法否定了，這難道不就是獅子自己身上長蟲，然後吃掉自己的肉嗎？好像佛法正法當中，出了不肖的徒

眾，然後來反對自己的正法嗎？所以說搞不好佛當初講「獅子身中蟲」，那個蟲哪知道不是在授記你們呢？佛當初會這麼講，就是專門要責備你們這些未來小乘的不肖徒弟。你們誹謗大乘，把自己的根基都毀壞了，因此佛才說你們這個行為叫做「自食」。

最後，窺基大師又提出一個重要的觀察：

「又汝非我，我不非汝，汝為『自食』。」

話說回來，你們小乘反對我們大乘，可是我們大乘不曾反對你們小乘。我們大乘佛法其實也同意小乘是佛說的，只有你們小乘才會說「大乘非佛說」。實際上是你們在反對大乘，我們大乘可不曾反對過你們小乘。我們大乘佛教也一向承認小乘是佛說的，只有你們小乘心量狹窄，才會說「大乘非佛說，佛只有講小乘」。

因此，從雙方態度來看，到底誰才是在「自食其肉」呢？誰才是那個蟲呢？我們並不曾反對小乘，我們也讚嘆小乘，我們也同意小乘是佛說的。小乘法也能夠讓眾生得解脫，也能夠讓眾生斷煩惱，這一點我們是贊同的。我們也歡喜有小乘法，我們也不會反對小乘；可是你們小乘卻偏偏要反對我們大乘。所以從兩方面來看，誰才是「自食」呢？恐怕就是你們小乘，才是佛說的「獅子身中蟲，自食獅子肉」嘛。

以上《成唯識論》對於「不記」這第一個理由的解釋，再加上窺基大師的述記，大致便是如此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7講）